

在青茵茵的路上

ZAI QING CAO YIN YIN DE LU SHANG

费俊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在青草茵茵的路上

費 枝 著

毛用坤插图

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

北京·1963

在青草茵茵的路上

费 枝 著

毛用坤插图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88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3 7/8印张 57千字

1963年9月北京第1版 196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0,000 定价(3)0.25元

內 容 提 要

曹銀娥十三岁就参加省女子体操队，而且很快地成了年龄最小的运动健将。小曹不明白这些成绩是怎么来的，她骄傲起来，不尊重同志，在集体中成了“骄傲的小公主”。教练和体操队同志帮助小曹克服了缺点，认识到一个运动员的成就，是集体努力的结果，不应该为个人荣誉而骄傲；应该为祖国的体育事业而严格要求自己。此后，小曹刻苦锻炼，表现了运动员的顽强意志。在一次竞赛中，小曹摔断了胳膊，但她并不因此而灰心。在老大夫、教练、体操队同志、记者……的关心鼓励下，小曹伤好之后，克服了种种困难，重新回到运动场，在全国第一届运动会上，得到了女子体操全能冠军。

北京的冬季真长，三月了，天气还挺冷。

耐心一点就会突然发现那样一个早晨：风刮的不那么尖利了；天空中迟滞的云块变得轻快了。近处，灰棕棕的树木还是光秃秃的枝杈，伸向青空；可是站得稍远一点或高一点的地方，再仔细瞧瞧，树枝的梢头，一一绽开了绿色，一簇簇，一片片，影影绰绰却极鲜明夺目。春天悄悄地到了。北海、什刹海，昨天还是白茫茫的，滑溜溜的天然冰场，一夜之间，竟然满池漾着碧绿碧绿的微波。这是春天了。

正是这样冬末春初的一天黄昏，前门火车站的大厅，像每天每天一样，挤满了人。开往上海的直达快车，再有十分钟就要开车了。站台上，除了列车员，没有旁人，看来乘这趟车的旅客都上车了。这时候，有一个手提帆布背包的人，如同跑百米一般向站台跑来。他赶的真太急了。天挺冷，他脸上却淌着汗。开车铃声刚刚响，他跳上了火车。

这位险些誤了車的青年旅客，是記者呂明。他在報社工作不久，今天上午，在編輯部第一次正式接受採訪任務，訪問南方一個水鄉。因為心中快活、興奮，又有一點兒緊張，他便覺得時間緊迫。等到將旅行用具整理停當，他却放心不下，又將東西全抖落出來，重新整理一遍；最後又用了幾分鐘給鋼筆灌墨水，差一點誤了車。

呂明穿過一節又一節車廂，找尋他的臥鋪。

列車在蒼茫的暮色中，像散步似的走過龍潭湖。車上的人可以望見北京體育館大門前的聚光燈亮光，高聳的跳傘塔頂上的紅燈。列車一開出城牆豁口，就飛也似的奔馳起來。呂明找到臥鋪，安頓完畢，坐下來，休息一下，開始思索的時候，天空已落下黑絨大幕，遮蓋了廣闊的原野。

車廂里，有的旅客準備上床睡覺了，呂明才想到應該去吃飯。他走進燈光亮如白晝的餐車，發現自己的確來晚了，旅客有出無進，吃飯的人不多了。他吃完晚餐，抬頭望去，只見斜對面一張桌上，還有一位旅客。這人，滿面紅光，頭頂光禿，只後腦勺上有一層薄似白霜的細髮，年紀少說也有六十開外。呂明望着這位比自己還缺少時間觀念的老先生，心中好笑，服務員開始撤去其它餐桌的台布了，老先生卻滿不介意，還悠閑自

得地一小口一小口地飲着白酒。

呂明正待回去，餐車門開了，跟着車輪隆隆响声，进来一个小姑娘。

这小姑娘把明媚的春天帶了进来。她个儿不高，年齡大約十二三岁，白白淨淨的小圓脸，头上两个短短的小辮，扎着綠色的玻璃絲綫；漆黑烏亮的眼睛和那纖巧的嘴角，含着天真的微笑，露出願意同每个人交朋友的神情；身着白綠相間的碎花格子的短外套，一条刚好过膝的淡綠色褶裙；在这早春季节，单看她的这身装束，就給人新鮮、健康的美感！

小姑娘张望一下，像回到家里似地問道：“有飯吃嗎？我還沒吃飯呐！”

服務員抱歉地說道：“小朋友，你来的太晚了。”

“我看书忘記了开飯時間。”

小姑娘听說餐車已經停止营业，她轉身就走，好像不吃飯也无所謂。

“小朋友，等等。你別走哇！”

說話的是刚从廚房出来的炊事員。他一边用毛巾拭着头上的大汗，一边赶上前來，仔細地端詳一下小姑娘，問道：“小朋友，你是曹銀娥吧？”

“您認識我？”

炊事員証实自己的眼力不差，开心地笑道：“昨天，

我还不認識你。今天早晨，在報上看見你的照片，我才認識你。坐下坐下，請坐下。”

小姑娘不客气，大模大样地坐下了。

炊事員說：“你稍等等，我馬上拿來。再晚，也不能沒你吃的！”說罷，他整整白帽子，歡歡喜喜地鑽進了那熱氣騰騰的小廚房。

呂明見了，很慚愧。暗想，今天報上出現了這麼一個“新聞人物”，自己竟不知道！於是，他又坐下來，要看個明白。

一股油香，一陣鍋勺響聲過後，炊事員托着一個亮晶晶的鋁制大盤子出來了。這時候，不僅呂明被這頓



北京——上海

丰盛的晚餐惊呆了，連那位老先生也睜开了惺忪醉眼，注意观望。那大托盘里，摆着滿滿一小盆大米飯，两盘菜，一个湯，外帶两个煎鸡蛋，几片面包，还有黄油、果酱和一杯牛奶。这是晚餐加早点的混合餐！慢說一个小姑娘，身强力壮的彪形大汉，要吃这么多东西，也是不可想象的。炊事員把菜一样一样地摆在桌上，摆得那样整齐規矩，犹如接待什么贵宾一般。然后，他坐在小姑娘的对面，連劝帶讓：“尝尝这个，还有这个，多吃点。”

飯菜很合小姑娘口味，她吃得很香。

炊事員脸上神采异常，說道：

“报上說你是咱們全国最年輕的运动健将，不简单，真不简单！我們在火車上工作就是有这个方便，不管什么人，差不离儿都能見得着。你們到处去比賽，不能步行，总要坐火車，我就想早晚有一天准能見着你这員小将，可沒想到，会这么快，瞧……你吃呀，喜欢甜的？我再拿点糖来。”

他說着就站了起来。

小姑娘現在才为难地說：“太多了，我吃不光！”

炊事員又坐下了。他手支着下巴頰儿，像艺术家欣賞一幅名画一般，瞧着小姑娘，瞧了好一会儿，才說道：“你还这么小！好好练，练得棒棒的，你們的成績可

都是国家的光彩。”

“我們教练也这么說。”小姑娘十分同意地点着头。

炊事員似乎再也找不出适当的語言来表达他此刻的感情了，只連連贊道：“好好好。”

小姑娘吃飽喝足，很懂事的，从口袋里掏出小錢包，要付錢。炊事員忙拦住她，笑呵呵地說：“这頓飯，算我招待的，不收錢。”

小姑娘大概从来沒有遇到这种事，不知道应该怎么办，她着急地說：“您不收，我告訴教练去！”

炊事員可不害怕她的教练，坚决不收，还叫她带好錢包，早点儿休息，一直把她送到餐車門口。

呂明由于他热情和聪明，也許是由于他自覺的培养自己作为記者的职业敏感吧，他立刻懂得方才眼前发生的这动人的一幕，正是我們新社会土壤里，茁生的新事物。他急忙回到車廂，从背包里翻出了嶄新的采訪記錄本，小心地打开，疾速地記下了餐車見聞。这是呂明开始記者生活写下的第一頁。这时候，他联想起临行前，总編輯的叮嚀：“当你一跨上前往目的地的旅程，也就是开始了你的采訪工作。”当时，呂明好像完全理解了；此刻，他才体会到了这話的含意。他笑着点头自語：多么美好的工作呵！

二

呂明在水鄉採訪兩周，回到編輯部，用了兩周時間，写出了長達萬字的一篇通訊。文章發表出來，只有兩千字了。對比一讀，他臉紅了。他懂得，文章所以還能發表，是編輯部對一個初參加工作的年輕同志的鼓勵。幾天後，領導同志叫他二次外出採訪。領導同志說他第一次的採訪很努力，很細心，但是不夠深入，還需要馬不停蹄地加緊鍛煉。這一次，為了發揮他的主動性，讓他自己選擇一個採訪對象，写一篇特寫。呂明听了，連一分鐘也沒猶豫，決定到江南訪問全國最年輕的運動健將曹銀娥，他甚至連特寫的題目也擬定好了。

出發之前，呂明向體育記者請教了體操運動的規則，又到資料室翻閱了有關曹銀娥的剪報，記下了她在比賽中各項的得分。於是，他帶著這些基本資料和火車上的生動印象，歡天喜地的出發了。

呂明到的時機湊巧，正是春假期間，省女子體操隊的運動員集中訓練。

接見呂明的是教練員柳春信。這是位年青的教練員，看上去，比呂明大三四歲，面貌清秀，文質彬彬，不

像搞体育工作的人。柳春信看了介紹信，意味深长地笑了，然后謙遜地說道，他們的成績微不足道，又热情地感謝呂明不远千里前來采訪。說着，他隨手拿出《訓練總結》《比賽總結》等等文件，請呂明閱讀。一个上午，呂明埋在这堆材料里。

下午，柳春信陪呂明到体操房去。他們穿过一条长长的鑽天楊树的甬道，对面是青翠如玉，犹如画屏的白云山。一条小溪，从那碧綠的柳树丛中，传出款款清歌。走出繁密的綠蔭，眼前又出現了一片綠茵茵的草坪、足球場、籃球場、跑道、沙坑、几栋紅色樓房，在明朗的阳光照耀下，組成了一幅色彩絢丽的图景。

柳春信指着一座鑲着特号玻璃窗的大厅，說那便是体操房。然后，他問呂明，看了材料，还有哪些地方不清楚，还有哪些問題，他准备补充，解答。呂明听了，真不知从哪里問起，便笑着說道：

“說实話，我看了那么多材料，还没有摸到边儿，那些材料，在我看，太專門了。”

“你来迟了，”柳春信笑着說道。“前些时，有許多人來訪問，我們真应接不暇。天天談話，陪伴照相，甚至还作了一次演員，拍了电影。后来，我們为了節約時間，凡是有人來訪，就給一份總結报告。这样，可以免得每次都要从头到尾重复一遍同样的談話。”

呂明說道：“我刚作記者，這是第二次出外採訪，還沒有練好凭材料就能完成任務的本事。”

柳春信說道：“我同你一樣，是新手；我做教練才一年多。不客氣地說，這一向，我真怕見你們記者同志。自從曹銀娥得到運動健將稱號，來訪問的人那麼多，稱贊她的話說得那麼多，當然，大家都是從愛護出發的。可是小曹畢竟年歲還小，見許多人這樣愛她，夸奖她，她有點飄飄然了。你看，隊里的姑娘們給她起了個外號，叫她‘驕傲的小公主’！”

柳春信皺着眉頭說了這番話。顯然，過多的訪問已經給他的訓練工作帶來了困難。呂明十分不安地說道：

“我來的不是時候。你看我還要訪問嗎？”

“當然可以訪問。不必擔心，事情已經過去了。”

一進體操房，柳春信指着平衡木、高低杠、大地毯上的姑娘們，一一介紹她們的名字。大約有二十多人，呂明哪里能一下子全記住，他只記下隊長叫胡玉珍，另一個當然是曹銀娥了。

柳春信一邊脫着外衣，一邊說道：“她們的性格都很開朗活潑，也都有同記者同志談話的經驗。她們休息的時候，你可以隨便找她們任何一個談話。”

他說完了，掉頭走到那塊綠色的大地毯中央。運

運動員們已站齊隊伍，隊長胡玉珍立正向他報告。呂明坐在吊環下邊的一迭高高的軟墊子上，瞧着她們練習。當然，最注意的，是他的採訪對象曹銀娥的一舉一動。

這是呂明第一次看體操運動。他立刻覺得體操運動比他看到過的任何一項體育運動都好看。運動員體形美麗，那靈活而富有彈性的動作，把高度的技巧、優美的節奏結合得那么好；它比舞蹈矯健有力，比武術柔和自然，就像一曲優美的音樂。體操運動員也是藝術家。呂明認為這是一個非常恰當的比喻。

曹銀娥上了高低杠。她的身體疾速地忽上忽下地翻躍着，真是又勇猛又輕盈。看着她那熟練的奇妙的動作，那帶有驚險性的動作，呂明的心也跟着她上下騰跳。曹銀娥做完這套動作，她臉上汗水淋淋。只見柳教練比比划划講了幾句話，一揮手，曹銀娥又攀上了高低杠。這一套動作她一連做了几次。這時候，曹銀娥已經像個游泳運動員，運動衣全被汗水濕透，看得呂明心也軟了，暗道：“讓她休息吧。瞧她那模樣，疲乏了。”可是柳教練好像沒有看出這點。柳春信面容嚴肅，眼睛里含着期待的神色，認真的說道，“再做一次。”曹銀娥望了他一眼，揉搓揉搓手掌，精神抖擻地又一躍而上。

“好，對，用力。”柳春信喊道。



曹銀娥的身体倒豎在高高的杠子上面，突然向后一仰，落了下来，稳稳站定。

“我知道你会做得更好。”

这可能是教練員对運動員最好的贊語，曹銀娥高兴而頑皮地眨一眨閃亮的眼睛，跑开了。

呂明完全看呆了。簡直找不到机会上前同運動員交談。最根本的原因，恐怕是不知道同她們談什么。他一直坐在一旁看到她們练习結束，还不曾同任何一个人說一句話。这真是一次奇异而可笑的无言采訪。

天黑了。呂明要赶回城里的住处。柳春信伴送他到汽車站。

四月的江南夜晚，晚风柔和溫暖，路边田野散发着水稻、菜花的清香。小溪、池塘，落滿星星，平日噪耳的蛙鳴，此时听来却也十分悅耳。呂明回味着这一天的印象，无言地緩緩的走着。这时候，柳春信講起話来，

“你看了她的练习，觉得怎么样？”

“哦——”

呂明沒有来得及回答，柳春信却径自說道：

“誰看見她的动作，也不会相信她是个十三岁的小姑娘。今天，你看到她在高低杠上的练习，都是难度很高的动作，可是她做的多頑强，多准确，多么好！”

夜色里，看不見說話的人的表情，但是从声調里可

以听出来，柳春信遏制不住欢悦的心情。这使得吕明惊讶，奇怪。白天，在体操房里，柳春信给他的印象，是个冷静严谨的人，那么严肃，不苟言笑，仿佛从来不会夸赞他的学生。这可能是职业上的要求吧！但是，人的感情，总是复杂的。原来他把喜悦埋藏在心中了。现在，柳春信的一切赞语，恰恰都说到吕明的心上。这些话，正是吕明极想表述而没有说出来的。

现在，吕明同柳春信有了共同语言。他们的谈话已经不像采访式的一问一答，而是一种朋友之间的自自然然的谈天了。

三

去年的四月里，从现在算起，正是一年以前，一个星期六晚上，柳春信照例到少年业余体育学校做辅导工作。那时候，他刚刚从体育学院毕业，刚刚做体操教练员，可是他已经深深地感觉到，体操运动虽说在我国还是个新的体育项目，不少运动员也创造了不小的成绩，但是同一些别的运动项目比较，却算不得突出。怎样使体操运动赶上去，真正达到高水平，他认为自己有责任。他每天每天在琢磨着新的训练方法，空下来的